我的教育專欄(112)何妨將古文權作西方古典音樂

2017-08-25 02:25聯合報 李家同／清華大學榮譽教授（新竹市）

最近令我非常感慨的是，大家在討論高中國文課綱要不要減少文言文的問題。有一種說法是，現代人從來不用文言文寫文章，所以不必再去學它。我承認很少人會用文言文寫文章，但不用文言文裡的句子，並不正確。

日昨碰到一位科技界大老，他用「妄自菲薄」四個字，我的學生都覺得非常有道理，而且大家都在討論，如果不用這四個字要用白話文表示同樣意思，白話文是比不上古文的。

我的學生都是學理工的，但這些學生和我寫信仍然會用古文的句子。我記得當年美國進軍阿富汗，一位學生用「生靈塗炭」，當然也可以用白話文說，可是我的感覺是，用古文比較好。我有一位同學，當然年紀不小了，寫信給我，說他現在是「苟全性命於亂世」，不管他用語是否符合古人的原意，我看了覺得很有趣，因為話中還有一些沒有明講的意思。

我覺得的確不該教太難的古文，尤其不該考太難的古文。但是古文不見得都是艱澀的，舉兩個例子：「長恨歌」和「將進酒」，我曾經教過國中生這兩篇文章，他們不需要解釋就知道每一句話是什麼意思。「將進酒」更是白話文了，第一句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」，誰都會懂。

不過很多古文，尤其是詩詞，小孩是不太能夠完全意會的，可是長大以後就會有感覺，比方說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或者「與爾同銷萬古愁」。

學理工的人，的確是不太懂文學，可是很多都喜歡古詩詞。有一次搭車，車主人學理工的，可是車子上就放了兩本中文詩詞，可以想見的是當司機開車時，他老兄一定在看這些詩詞。

我現在教一批國中生，每周壓迫他們背一首詩，一點困難都沒有，也很喜歡。我主持的博幼基金會的孩子，每年都要背十幾首古詩。中國的古文有點像西方古典音樂，對人文素養是極有幫助的。